

作者	醫社系 曾國亞
作品名稱	來自窺探者的自白
<p>〈楔子〉</p> <p>我一直都知道自己不太一樣。</p> <p>這個「不太一樣」，至今我仍不確定是好是壞，畢竟我並沒有聽說過周圍也有跟我「一樣」的人，所以無從比較。</p> <p>我曾經向我母親問過此事，只可惜並沒有得到我想聽的回答，甚至我都覺得不如不回答了。</p> <p>「馬麻，我特別嗎？」</p> <p>「當然，你特別顧人怨。」</p> <p>這麼說來，依稀記得是在國小的時候。有天放學，我趁老爸不在，偷偷潛入他的書房，拉開已經被我鎖定很久的左手邊最後一個抽屜。我甚至知道這抽屜有個秘密卡榫，必須稍微提高，將抽屜推回原位後，再用力拉出。</p> <p>謹慎地挪動抽屜內欲蓋彌彰的一疊文件，我抽出最底部與老舊文件呈現鮮明對比的白銀菸盒，接著滿懷欣喜地打開——</p> <p>孤零零的半捲菸在菸盒中輕輕地滾動。</p> <p>竟然只剩下半捲……連完整的都沒有！老爸也抽太多了吧！偷抽禁果的初體驗如此的不完整，到時候恐怕都不敢跟我的子孫們在火爐旁享受天倫之樂時拿出來炫耀了。</p> <p>「管他的，機會難得，抽一口是一口！」我咬著牙拿起了最後的菸捲，把菸盒放回原處後，找了打火機就衝去陽台點菸。</p> <p>深吸的第一口，並沒有其他同學說得如此嗆鼻，可能跟平時做抽菸模擬有關。我並不著急品嚐菸的美好，而是讓那霧氣緩緩的撫過喉頭、氣管，最後盈滿肺部。</p> <p>老爸很珍惜這個菸捲，好像是用老家那邊種的薄荷所做，是很天然的菸草捲。吸入的當下，彷彿一陣涼風由咽喉沁入心脾，吐息時，整個胸腔仍迴盪著那股清新的颯爽。</p> <p>只是不知為何，隱約覺得在心臟的位置，竟泛起了微微的齟齬感。</p> <p>像是有什麼東西醒了，正躍躍欲試。</p> <p>不過這異樣感太微弱了，我根本懶得在意，只顧著享受被薄荷及悖德感包圍的空間，就連老爸打雷一般的腳步聲都沒有聽到。順帶一提他的手勁也不亞於打雷。</p> <p>然而，在我緊張地把一口煙霧全噴在老爸臉上的時候，一切情勢驟變。</p> <p>不過這些都是後話了。</p> <p>其實，我到現在還是偶爾會想，如果當時沒有貪抽那半捲菸，是不是會讓我變得能夠毫無理由就相信一個人呢？</p>	

長久以來，我明白一個道理。  
一個還找不到理由反駁的道理。

「傾聽他人真實的心音，有時候只會灼傷自己對人的信任。」

系上有這麼一號人物，是現實中常見的設定。

陽光開朗，品學兼優，才貌雙全的好學生，待人親切和善，幾乎任何事情都拿手，看起來也很有自信的樣子，又樂於助人，基本上任誰都喜歡跟他相處。

看過小朋友的話劇嗎？為了營救惡龍，勇敢打倒公主的王子，最後被人民所唾棄……等等，好像不是這個話劇。

總之，照普通劇本來說，他的角色大概就是英勇睿智的王子，同學們就是在城下喧嘩的民眾，老師則是超級以王子為榮的國王。你在找我的角色嗎？走後面一點，左邊數來第四棵樹就是了。

他的姓氏很特別，我是一下就記住了，名字倒忘得乾淨。我通常記不太清楚班上同學的長相及名字，反正他們也不記得我的，大家也算是禮尚往來。

六月一日，是他的姓氏。

他也曾來找我搭過話，可是內容太過雞肋，我沒什麼印象。畢竟王子來找樹搭話頂多也就喃喃自語一番，只是也許是我的反應實在如樹木般平淡，座位離繁榮的城區也很遠，我們之後並沒有再接觸過。

直到不久前的一晚，我剛從學校超商買了晚餐，為了趕緊回宿舍寫作業而走了比較少人的捷徑，卻發現在路燈照不到的地方，有一個靠在運河欄杆上抽菸的熟悉身影，腳邊塑膠袋裡倒下了幾罐啤酒。

在大學，路上打招呼的對象通常分成幾種：不熟的同學、不知道算不算熟的同學以及明顯避開視線的同學。依照我的個性來說，這三種類型我都會果斷擦身而過。倒也不是完全冷漠到不跟人接觸，如果有誰「不小心」跟我打招呼的話，我還是會有所回應的。

眼前這個人當然也不例外，更何況他還在抽菸。如果班上那一群造神運動瘋了頭的草民看到眼前這副榮景，一定昇華變酸民。

他的側臉毫無波瀾，這相當正常。也許會看到有人在獨處的時候還是擺臭臉，但通常不太有人會一直保持微笑。

像他這樣的人，偶像包袱應該很重吧，感到壓力在所難免，或許只有在夜深人靜時才能稍微放飛一下自我，雖然我沒有那個包袱，但能理解。

不知從何而來湧起一股小感慨的我，本想一邊做個安靜的美男子一邊離開，卻在視線收回前注意到了一件事。

彷彿靜止的他，總覺得哪裡不太對勁。

觀察許久，他所含著的菸，尾端的星火並不時亮時暗，牽連的霧絲相當穩定上升，煙灰在他扶著欄杆的手上落了一片，除非他用鼻子呼吸，不然以他那過度空洞的眼神——

我會以為他死了。

我很訝異究竟是發生了什麼事讓他出現這樣子的狀態？我以為像他這種人生勝利組，煩惱的事情應該會比我這種人少得多，至少他可以不用擔心交不出作業的問題。

一瞬間出現了這種沒內涵的想法，我都想抽自己兩巴掌了。

當我還在這邊胡亂臆測時，猛地就看見他整個人抖了很大一下，彷彿霍然驚醒般的掐掉嘴上的菸，揉一揉後扔進了運河裡，接著又想往口袋裡掏菸。

看他這樣鬆懈的神情，實在讓我……也很想抽一根，雖然意義不同。

我又停了幾分鐘，覺得再看下去也沒什麼意思，況且今天可沒有那個雅興逗留在這裡，作業還沒做呢！我這才意識到不知不覺中，已經在這佇足不少時間了。我逕直向前走，並沒有刻意隱藏腳步聲或是拉起衣領掩飾，僅僅提著我的晚餐，然後普通的經過他。

而他也普通的繼續抽著菸。

猶如那個普通的夜晚。

卻讓我對他的看法從此不再普通。

自那晚之後，我開始不由自主地觀察他。這種好人好事代表究竟遇到了什麼棘手的事情呢？是學業嗎？不對，連作業都交不出來的大概只會是我族類。還是說，感情？這麼久以來確實是沒看過他有交往的對象，畢竟這種大眾情人，有心人都有默契互不侵占。會不會是有什麼更偉大的情操？因為年底大選而空洞到全身乏力的年輕人不多見啊。

還是，那根本就是他真實的自己？

坐在教室最後面的好處，就是前方的景象可以一覽無遺。比起受到關注、擁有權力的領導者，我更喜歡擔任隊伍最末端的觀察者，總覽全局的位置讓我特別有安全感，同時也最不容易被推派上陣。例如現在前面那些看不清臉的草民正在舉薦六月一日去選學生會長，然而他本人並不在現場。

即使不在場，影響力仍深植每個人心中。這樣被眾人推崇著，六月一日的真實自己究竟是如何？也許我可以找個適當的時機……

「你說要找什麼？我幫你找吧？」一道溫暖而低沉的嗓音傳來，不抬頭都知道是誰。

我不小心說出來了嗎？這種漫畫裡才會出現的愚蠢舉動，我犯了嗎？

心裡有點慌張，但我知道我很會表現得處變不驚，所以我只是搖搖頭。

「是喔，有需要隨時找我沒關係。」他笑著拍了拍我的肩膀，王者般地朝那群草民走了過去。

多麼溫暖人心的一句話。

連我這種在班上有如場景樹木一般的存在，都能發現並正視我僅是喃喃自語的一段話，「有需要隨時找我」這句話一不小心會讓人覺得陳腔濫調，但從他口中說出來就會認為那是一個真誠的承諾。

結束了一整天的課之後，我不得不承認我一直在想六月一日的時候。已經好久沒有這麼想徹底了解一個人的感覺了，揣摩了各種他的內心可能的景色，我不由得興奮了起來。

外表光鮮亮麗，但內在混亂邪惡的人我見多了，因此現在的我根本不需要去刺探他人的心靈，光從一些表徵我就能看出來。像六月一日這樣貌似完美得滴水不漏，幾乎所有困難都能為他錦上添花的人，會在那晚出現像死亡了的狀態，至少是我從未見過的。

我決定晚上再到運河附近看看，正所謂夜路走多了總會遇到……呃，認識的人，或是死掉的認識的人……總覺得越描越黑了，我想表達的只是看有沒有機會可以遇到他。

一邊又滷味起來吃，我沿著運河旁信步漫行。河上傳來酸腐的味道，引起我一陣反胃，趕緊大嗅一口手中的滷味才勉強壓住了那不適感。

過了十點，街上已經人煙稀少，幾乎只剩下打烊的店家。喔，那家炒飯店正偷偷往河上傾倒廚餘，難怪味道會這麼難聞。保護環境人人有責啊！我悄悄掏出手機，拍了幾張照片，等著之後檢舉。

弦月朦朧，夜涼如水。手中的滷味已經吃完了，腳也快走到沒知覺了，卻始終不見六月一日的人影。

看來今天不太走運。我輕輕趴在欄杆上，寧靜地看著運河緩緩流動，霎那間興起了抽菸的念頭。

我摸出口袋中的白銀菸盒，從裡頭挑了根薄荷菸捲，旋即吞雲吐霧起來。

若不是有其他目的，平時我是從不在人前抽菸的，除了怕惹上麻煩，也避免造成傷害，無論是對當事人還是對我。

只是即便傷痕累累，我仍舊無法克制我的好奇心。

我的窺探欲。

我嘆息著，周圍逐漸被白色薄煙纏繞，在一片寂靜的夜晚，我只是凝視著潺潺流水。原來再怎麼腥臭惡濁的河水，都依然能夠倒映日月。

就在我專注於河上的月影時，驀然心生一股異樣感。

接著，我就看到河中以倒映的月為中心，產生了一個黑色漩渦，愈轉愈快，且逐漸擴大。最初我還感到疑惑，但很快變得慌亂，因為我發現我再也無法轉移視線，頸項也僵硬起來，根本無力轉動。

像是被漩渦緊緊箝制，我的手腳無法動彈，喉嚨極度乾渴，體內更像是燃起一股無名躁火，竟一心想投入這幽幽的黑洞，讓全身深浸在陰冷的河水中……

所有的一切，都發生在頃刻間。

我失去了意識。

再度睜開雙眼的時候，我已經不在那條運河旁了，從眼前的景色判斷，我甚至不在我原本認知的世界裡。

幾乎是在辨識景色的同時，我便理解發生了什麼事。這我太熟悉了。

首先，世界上沒有會吃人的人工運河，就算有，起碼也不主動。既然我原本是待在運河旁抽菸，之後進到這個空間，很明顯就是當時我身旁有人，是什麼人我不清楚，但他肯定吸到了我的二手菸。

讓我得以進入他的內心世界。

這是一種靈動能力，並不是說可以直接聽到他人心裡在想什麼，而是藉由特殊的薄荷菸草作為媒介，隨著對象的吸入，能夠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剛認知到這件事情時，我以為異端出在那薄荷菸草上。可無論是老家那邊的人或是我老爸，他們在吸用菸草時，都沒有進入旁邊吸二手菸的人的內心，僅僅單純的在抽菸。

我這才明白，原來真正有異端的是我，薄荷菸草只是觸發了這個能力。

每個人的內心世界，都是最赤裸、最脆弱的空間，因此看到的景象很容易顛覆自己的三觀，也可以對人徹底改變看法。而實際上，內心世界只是我自己的說法，我覺得白話一點來說，是比較接近潛意識域的存在。並不是所謂「我心想」的表層意識，內心世界平時無法感知，但偶爾會影響現實。它沒有固定的規律，因此常常發生危險，一個失察，可能會直接抹消我在這個世界上的存在，令人神傷，卻至少永存他心。

這樣真實、純粹、危險的人心，最誘惑我了。

但現在，我並沒有挖掘陌生人隱私的閒情逸致。我拍拍屁股站了起來，總之要想出去，得先找到內心世界的主人，讓他把吸入的煙霧還給我才行。

四周環顧了一下，我才發覺我竟站在一座相當遼闊的墓園中。一片荒蕪，空氣濕黏，在視覺上好像是個相當浩瀚的地方，但觸覺上又覺得身處在狹窄的悶熱小房間，令人不禁產生矛盾的錯覺。

這裡的天氣極其詭異，天空並不是完全的黑暗，反而呈現一種詭譎、妖異的絳紫色。

一眼望去，墓園當中只有幾處崩壞的無意義石碑，幾乎沒有任何草木生長，除了正中

央有一處矮丘，並沒有其他的部分可以形容了，看樣子是屬於極簡風格的墓園。

我注意到矮丘上方似乎有個暗影，於是往前走去，卻忽聞有道若隱若現的細微聲響，隨著我越靠近矮丘，音量就漸大，就像是誰在說話，但聽不清楚內容。

唯一能確定的，只有那是一道很溫柔、很溫柔的聲音。

而且，好像我認識的某個誰。

到了矮丘上，我才發現我剛剛看到的暗影，是一台非常老舊的答錄機，而且就像是深深的釘進了土裡一般，無法拾起。

同時，我終於能夠聽清楚這個答錄機所撥放的內容了。

「……放心。不要緊的。你還好嗎。我沒關係。交給我吧。我幫你處理。我會保護你。我能體諒。你很辛苦吧。剩下的交給我。不用在意我。我與你同在。我支持你。不管發生什麼事我都會在……」

從答錄機裡撥放的，竟然是六月一日的聲音。一遍又一遍，和緩、富有感情的磁性嗓音，念著像是設定好的話語，從這冷冰冰的答錄機發出。

這究竟是怎麼回事？為什麼是他的聲音？該不會我進到了哪個六月一日瘋狂迷妹的瘋狂內心世界了吧？等等我可能會看到六月一日邊吃麵邊從矮丘下走上來說著你終於來啦之類？而且這答錄機也太古老了，估計都快圓滿了。

等等，還是說這裡其實……

我突然間明白了，接著就試圖把答錄機從地上硬拽起來查看，可是無論我怎麼使勁，答錄機就是文風不動。我開始往上面的按鈕亂戳一通，結果竟也鏽的按不動了，我一來氣就往答錄機頂端用力槌了兩下，家裡的電視如果突然閃頻，我也是這麼修的。

正當我準備落下第三槌時，答錄機的聲音遽然而止。

「……」

「……」

完了，我把這破機器槌傻了？

「……誰？」一道毫無溫度的聲音從答錄機發出，夾帶大量雜音，非常刺耳。

我愣了一下，敢情還是個無線對講機？

「呃，」我試探性地往麥克風的位置出聲，「你是六月一日？」

「……誰？」那道聲音重複著同樣的問話，只是口氣明顯不耐煩了許多。

「我是你同學，不過你可能對我印象不深。」

「你在這裡做什麼？」那道聲音有些強硬地質問我，對我來講還有點新鮮，我還是第一次聽到他用這種語氣說話呢。

「我就是路過，順便找……」

「你什麼都不會找到的。滾吧。」

那聲音一副生人勿近的拒絕態度令我感到錯愕，我根本還沒來得及表達清楚自己的來意，他就強制結束對話，像是在隱藏些什麼一樣。

「哦，那就不找了，我等他自己來。」我在答錄機旁邊坐了下來，既然已經在不經意的情況下達成目的，接下來也許可以試著更貼近真實的六月一日。

起初我先試探性的自我介紹，然後靜靜地等待他回應。

過一會兒後，一陣惱人的雜訊再度出現，不過在這之中似乎又夾帶了一道說話的聲音。我心一喜，將耳朵更靠近答錄機，想聽清楚六月一日的回應。

「……放心。不要緊的。你還好嗎。我沒關係。交給我吧。我幫你處理。我會保護你。我能體諒。你很辛苦吧。……」

……靠！他竟然重新播放錄音來搪塞我！

是想把我當成其他草民一般隨便應付嗎？只可惜我天生反骨，而且也沒有這麼容易被敷衍了事。

「話說你就住這小盒子裡嗎？悶嗎？裡面有第四台嗎？」我對著答錄機不停胡言亂語，為的只是希望他再度開口。

而那答錄機對於我的問話，僅僅是回以空泛的循環重播。

我費盡唇舌、對著機器講得口乾舌燥，居然只得到一堆罐頭語音！

我越發地不服氣，舔了舔乾裂的唇，換做平常的我根本不會這麼廢話，「這裡有wifi嗎？有刷牙的地方嗎？你上廁所怎麼辦？就地掩埋嗎？所以這裡其實是座黃金墳場嗎？」

約莫問了超過上百個無意義的問題，我的下顎實在抖到不行，最後只好先暫停好好喘一口氣。

「你這樣，不累嗎？」我沉默良久，忽開口道。我幾乎沒有意識到我就這麼把心裡的話說了出來，「反正你也沒在聽，那我就不發問了。直說吧，我覺得你根本懦弱得要死，只敢用機器代替你的嘴。」

答錄機依然迂迴播放著同樣一段話，卻逐漸出現了異常跳針的情況，「我與你同同在。我支支支……持你。不管發發發發發……」

……敢情廢話這麼久，原來激將法才是王道啊！

我火上加油的接著胡謔道，「這麼沒膽，我看你根本就是個處男，而且一次都沒牽過女生的手。你是不是那種在國小的時候不敢和喜歡的女生說話，卻趁人家不在時偷偷舔她直笛的人？」

答錄機乍然停止了回播，爾後又是一段雜音。天啊，要是每次出場都播一段這個，我遲早都得耳聾。

「……煩不煩？你到底想怎麼樣？這麼溫柔的回應還不夠嗎？」聲音終於伴隨雜訊傳來，但好像被搞到生氣了。原來六月一日其實脾氣不好啊。

「就想跟你聊聊唄。你難道一點都不好奇為什麼我會在這裡嗎？」

「知道又怎樣？」他說道，「有意義嗎？」

看來在內心還是個極度叛逆的青少年。不，這種低級的頂嘴簡直就是兒童等級了。

「追求意義本身其實就沒有什麼意義。你現在還看不明白，以後就懂了。」我盡量平淡地說道。

「你跟我同齡，憑什麼教訓我？」

「年長並不代表見識廣，閱歷愈豐富的人愈不會以長者之姿勸戒人，施主你可明白。」說著也不管他看不看得到，我還雙手合十了一下。

「少廢話。所以就是來說教的？告訴你，這輩子我已經受夠了說教。」

看來對話可以開始有點進展了。人在情緒激動的時候最容易吐露情報，為了刺激他，我對他說出了所有青少年兒童聽到都會引爆的一句話：「我說這些都是為了你好。」

幾乎是在當下就立即傳來了爆炸般的回應，「你說什麼？！」答錄機盡責的以尖銳地像是拿叉子使勁刮金屬般的聲音詮釋這一聲怒吼，徹底破音之餘更是響徹整座墓園。

「你們都一樣，」正當我還在思考回覆時，答錄機又傳來了聲音。我心說，跟別人一樣這讚美對我來說還真有點受寵若驚了。

「前川明光，你們都一樣膚淺。」

冷不防的就被連名帶姓罵一聲膚淺，我有些不服氣。不過這都無所謂，重點是還有誰？想到的當下我就出聲問道。

「你想告狀？」六月一日的防備心很重，看來確實過得很壓抑。

「你不用擔心。我向你保證，你就放心把想講的都說出來。今天所有的一切只有我們兩個知道，如果流傳出去了，你可以馬上來揍我，我再貼你兩百塊。」他停頓良久，久到我都有點不耐煩了。

可能是他思考過後，真的發現我跟其他人不一樣，最後終於小小的擠了一聲好。

之後又是一陣靜默，但我理解現在的他只是在組織語言，也不催促。

「……從來沒有人跟我說，我可以把想講的都說出來。」六月一日的情緒像是平復了許多，不疾不徐地開口，從答錄機傳來的聲音竟比先前圓潤了許多。

「你想講多少就講多少，我就坐在這邊聽。」我回道。



「……我家的教育並不是從小就這麼極端，一開始他們只是覺得不論男女，都一定要有溫文儒雅的氣質，像書生那樣，才不會讓人家覺得沒內涵。」他苦笑了一聲，「我家很窮，母親上到初中就輟學，父親不識字，兩個人一直以來都為讀書人提供勞力，所以他們堅信唯有讀書才能不被人頤指氣使，才不會被欺負還不會寫信投訴。

我上面幾個兄弟都很努力地念書，不幸的是，他們並不是那塊料。於是全家都把『揚眉吐氣』四個大字，捆在只是稍微更懂書的我身上，並更進一步的要求我的言行舉止必須完美符合斯文兩字。但當時國中的我，早就有了自己的「形狀」，有了一群損友，過著每天說廢話、做蠢事的日子，所以那時候過了一陣子雙面人的生活，讓我有點精神錯亂。

直到後來父親過勞去世，母親變得愈來愈古怪。

她開始要求我的成績必須從中上達到頂尖，待人也得更加有禮貌、謙虛又溫柔，要符合她心中菁英書生的樣子，她甚至在我高中剛入學、正開心的跟新認識的同學說笑話時，突然出現在我的教室，並賞了我一巴掌。她跟我的同學說我中邪了。」

停頓一會，他繼續道：「後來我在高中成為了全校第一名，也變得孤身一人，因為大家都知道我有個瘋狂的母親，甚至會以此來笑我，說我是中邪男，然後翻白眼在我身邊走來走去，活像一群白癡。原本我覺得若只是言語挑釁，那多半可以忽略，然而他們卻得寸進尺，做的事情一件比一件噁心。去學校簡直就是折磨，而留在家裡就必須得變一個人，否則就得吃一堆苦頭。最後我也累了，轉換人格太痛苦，留一個可以應付所有事情就好。

沒想到上了大學，這個我一點都不喜歡的假象，竟然被周圍所讚揚、吹捧，甚至讓我做任何事都能夠如魚得水，也許是比起從前，我雕塑的人格越來越完美了吧，哈哈哈哈哈。」他誇張的狂笑幾聲，最後嘆了一口氣，「我活著，卻也死了。」

原來如此。

所以這裡才會是一座墳場。

六月一日的內心世界，是一座埋葬著真實自己的墳場。

一開始我就知道他的內心應該很複雜，只是當真正來到這裡，我才發現這世界遠比想像中更扭曲，更蕭條。

一片荒涼蕪穢的貧土，始終晦暗不明的天空，令人窒息的壓迫感……

真正的六月一日，一直處在這個既空洞卻又壓迫的世界裡，寸步不出，用這老舊的答錄機去對外面的世界交差，維持眾人歌頌的王子形象。

他所有表現出來的溫柔，都是事先預錄好的。

為其做設定的，是父母及周圍所有人的期待。而他所做的，就是等待有人來電時，播放出預錄的回應。

對他人溫柔體貼，百般順從，有些時候甚至勉強自己去做不想做的事情，都只是害怕自己再被欺負。

「至少就現在來說，我的塑造很完美。」六月一日諷刺的笑了笑，一點都沒有自豪的感覺，反而帶出一陣苦澀。

「沒錯，但也可能瞬間瓦解。」我斬釘截鐵的回道。

正常來講我是不去干預他人的內心世界的，我喜歡做的只是偷偷觀賞而已，並沒有那個偉人情懷去為人解開心結，開脫痛苦。不過事到如今，大家同學一場，看在他曾經留心問候我這麼一棵樹的份上，就開示開示一下這位施主吧。

「……什麼意思？」

「你想隱藏的那個真實自我根本沒死不是嗎？少裝蒜了。」我用指節敲了敲答錄機，「只要你願意，一切可以再被改變。」

「說得真簡單。」他嘲諷著，「到頭來你還是沒能理解。」

「沒能理解的是你。說什麼死了，你根本殺不死原本的你，只能悲哀地把自己釘在這個暗無天日的狹隘世界，苟延殘喘、虛度光陰，然後讓一個小破盒子為你在外頭作秀。你打算就這麼讓它替你過完下半輩子？一生有多長你知道嗎？」我連珠炮似的對著麥克風說話。我沒什麼鼓勵人的經驗，只好用平時在網路上對人叫囂的口吻試圖表達意思，其實有點擔心六月一日會無法承受。

六月一日遲疑了一下，聲音細弱地開口：「如果讓真實的我取代現在的六月一日，所有的一切都會……」

「這些根本就不是你的東西！」我快被兒童思維的六月一日氣炸了，「那些人脈崇拜、地位影響力什麼的，是被你的假象所吸引的！你曾經擁有那些，可是你根本不快樂！你看我，一個清爽的邊緣少年，除了奇怪的癖好之外什麼都沒有，日子我照過，作業也照做，你看我有精神異常嗎！有嗎！」

「哦……」六月一日貌似被我猛地一段狂吼嚇到只能回覆單一音節。

「如果你怕沒朋友，那我當你朋友啊！」腦袋一熱，下意識就放出了這段狠話。很久之後當我想起這件事時，都會感嘆要是真有時空機這種東西，請載我回到說這句話以前，讓我先好好搥自己兩巴掌，告誡自己不准說之後，再搥兩巴掌。

而在我衝動的說完交友宣言後，答錄機突然安靜了。我這樣抱著這台笨機器激情狂吼，結果竟然不說話了，幸好六月一日的內心世界沒有住著任何人，不然我大概會想直接就地埋葬。

良久，我尷尬地拍拍答錄機，「你還在嗎？」「呃，在。」還在呢……

「哦，那你覺得呢？」「……」

生平第一次答錄機大膽交友，以尷尬失敗收場，往後想起這件事我會忍住不哭的。

正當我獨自黯然神傷時，有人輕拍了我的肩膀。

「難怪你沒有朋友，落寞成這樣，是小學生嗎？」六月一日輕笑著在我旁邊坐下。

「我憂國憂民不行嗎？」我覺得有點羞恥，只好隨便扯個理由，「你這樣突然爽朗地現身說法，是想開了嗎？」

他沒有馬上回應，只是抬頭望著絳紫色的天空，「陰霾這麼久，也許太陽早就失去了升起的意義。」

「你怎麼這麼喜歡用意義這個詞？這樣執著難道就有意義嗎？」我說道，「還有順道科普一下，實際上太陽並沒有升落，會有這樣的說法是因為地球本身在動喔。只要你知道自己要往哪邊轉，太陽就會跟著升起了吧。」真沒想到我竟然在學霸面前賣弄自己的科學知識，只不過總覺得後面鼓勵的部分尚且有些張力不足。

「你還想繼續活在別人的眼光裡嗎？」

「我還需要時間。現在的我還離不開這裡。」他淡淡地說出了這樣的話。

我望向他看不出表情的側臉。果然，想鼓勵一個人走出自己所構築的囹圄，掙脫自己扣上的桎梏，根本不是我這樣的人三言兩語就能做到的。電影裡演的用幾句話就打動人心，改邪歸正什麼的，套用到現實來，只讓人覺得可笑。

結果我還真的忍不住笑了出來。以後再遇到這種事，還是保持沉默就好。

不過，那怕只有一次，我也想成為可以影響別人的人。

可是偷窺別人的心靈一開始就違背道德倫理，我哪有什麼資格還插手別人的心事……

好吧，我承認我這個人的性格也挺複雜的，有時候我都搞不懂自己了。反正本來就無法用二分法判斷一個人，每個人都會為了好好活在這個世界上，保護一些不為人知的私人小秘密嘛。

正當我有點失落，準備開口讓他把煙霧還給我的時候，他語出驚人的一顆直球式發言把我瞬間砸懵了。

「所以，你願意帶著我一起出去嗎？」他轉向我，並認真的直視我的雙眼。

「什麼？」

「我到現在都很害怕，」他低頭看向自己的雙手，「家裡和同學帶給我的陰影，我一直想逼自己忘記，但那些畫面卻變得越來越鮮明，讓我一天比一天窒息。我經常想著結束這個毫無意義又虛偽的人生，最近的一次是幾天前。我想跳河。」

跳河……我不知道我現在的表情是不是跟我心裡一樣震驚。

那天在運河旁看到的六月一日，原來是精神已經緊繃到了極限，準備一了百了的他。在我進入他的內心世界前，那個在陰鬱的河水中浸沉的感受，是他的想像。

「那就帶著吧，」我想了想後說，「這些事已經成為你的一部份了，所以不要強迫自己去忘記，照你的做法只會讓印象越來越深刻，痛並更痛。」他聞言又抬起頭來看著我。

「總有一天，他們會成為滋潤你的養分，你會在不知不覺中，褪去心理的闇影。從對自己真誠開始，最終，你一定會成為比現在的六月一日更有血有肉的人。」我很直接的說出自己所想的話，不管這些話對六月一日來說有沒有影響力，我都想傳達給他知道。

他凝視著我的雙眼許久，不發一語。

謝謝——是他在感受到我被他看得很尷尬之後，輕輕說出的一句話。

這下子我也不急著離開了。在這個沒有日夜的天地裡，我跟他聊了好久好久，明明先前說過的話不出十句，卻在這裡打開了話匣子，像是多年未見的老友。

我甚至說了許多不曾說過的，關於自己的事。其實在說出來的當下我馬上就反悔了，但六月一日卻很認真的聆聽，並給了我豐富的回饋，讓我覺得很開心。

我這才突然發現，原來我跟他一樣，從來都沒有這樣被人仔細傾聽。

終於聊到了一個段落後，我提起讓他把煙霧還給我的事情。在這裡待了這麼久，也不知道作業上傳截止了沒，無論如何也是時候該回去了。

「你說這裡是我的潛意識……是代表今天我們聊的這些，我在現實都不會察覺到嗎？」他有點擔心的問我，「所以你回去之後，我只會隱約覺得我跟你應該是朋友？」

「誰知道？我也不確定這裡到底是不是所謂的潛意識，我一直稱他為『內心世界』。如果我不小心在別人心中暴露了，有些時候的確是會被在現實中認出來的，雖然通常不會。」除非我做了什麼能夠撼動人心的事情，不過我並沒有把後面這句話說出來。

「但願我能成為那個非通常。我不想忘記你。」

他純真又誠摯地看著我，讓我起了一身的雞皮疙瘩。希望他只是覺得友情可貴，畢竟如果我是女的也就算了，可偏偏我是個鐵錚錚的男子漢啊！說這種話也太肉麻了吧！

「雖然我不能帶你一起走，但希望下次來的時候你能把你家整理的舒適一點。」我指了指附近，「最好蓋棟房子買台電視什麼的，不然現在這樣實在太悶了。」……我到底在說什麼啊！還約著下次再來偷窺人家內心呢！真是蠢斃了。

而他聞言，只是對我粲然一笑，「回頭見。」

六月一日深深的吸氣，接著緩慢地吐息在我的臉上，一陣薄荷香氣逐漸籠罩我的全身，我深吸著周圍的薄霧，最後再看了他一眼。

那溫暖的笑容，使我至今仍無法忘懷。

一枚冷汗滴到了大理石地板上。坐在教學樓大廳的沙發上，我極度緊張的用手機打開作業上傳區。太好了，上傳到今天中午十二點！

真沒想到在六月一日的世界裡，竟然待了超過一整晚，一點都感受不到時間的流逝。

回到現實之後，才發現我睡在運河旁的大街上，身上還被好心人蓋了幾張報紙。接著馬上就在附近找到了同樣倒地、手上還掛著串燒的六月一日，他尚且昏迷不醒，我趕緊先把他背到了學校的保健中心，然後衝來大廳連結網路。

我打開手機中的檔案區，搜尋著該課堂需繳交的作業。來回翻找了幾次之後，我莞爾一笑，接著輕輕地把手機放在玻璃桌上，雙手抱住縮起來的膝蓋，把頭埋了進去，全身蜷曲的像一個大糰子。

「我根本……沒做啊……」想起了那天遇到六月一日在河邊抽菸時，就是要趕著回去做作業，結果之後因為太在意他的事情反倒把自己的事忘得一乾二淨。

不知道牢記上傳日期，但忘記寫作業，老師會不會酌量同情呢……

「明光，你怎麼了？」一道聲音響起。

一瞬間從「趕上了！」的天堂，掉進了「根本沒寫！」的學習地獄，我一時絕望得無法抬頭，只能勉強的搖晃兩下，連發聲者是誰都不在乎。

難過之餘，似乎能隱約感受到身旁的人拿起了放在桌上的手機，然後坐在我旁邊不知道在搗鼓些什麼。過了半晌，身旁的人拍了拍我的背。

「你也太浮誇了，拿我的去上傳不就好了嗎？這堂課我已經修過了啊。」六月一日輕蔑的拿著他的手機晃啊晃，然後把我的手機扔到我懷裡。

我一打開螢幕，「您已成功上傳！」幾個大字映入我的眼簾，在逼近十二點的倒數一分鐘，六月一日用我的身分把他的檔案上傳到作業區了！

我看了看手機，又看了看他，心裡滿是驚訝。除了幫我作弊之外，這稱呼我的方式，說話所使用的語句還有那輕蔑的笑容……

我知道我把所有的詫異都寫在臉上了，因為六月一日正因為我的扭曲複雜的臉而放肆的大笑著，之後我也跟著傻笑出聲了。

他來了。

「對了，我不記得你的名字。你叫我明光的話，那我也要用名字稱呼你。」

「晴。」他輕笑說，「我叫做，六月一日晴。」

後來我仍是想不明白，是什麼原因讓他一次又一次的轉身離死亡而去呢？最後忍不住直接問了當事人，而他的回答是，或許只是還想試著等待。

等待一道能夠透進他那陰寒世界的微光。

——完。

